

《保罗·布勒克尔》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胡珂 蔡丽琼 张钰婉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6

【摘要】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丽贝卡·哈丁·戴维斯的小说《保罗·布勒克尔》。还原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女性所记录的一段被主流叙事传统过滤掉的美国历史, 纠正人们对女性书写的深刻偏见, 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下反思女性书写的独特视角, 观照当代女性的生存和生活境况, 为中外女性作家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和研究路径。

【关键词】《保罗·布勒克尔》; 丽贝卡·哈丁·戴维斯; 生态女性主义

The ecological Feminism of Paul Buller's Ecological Feminism

Hu Ke, Cai Liqiong, Zhang Yuwa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hina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06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Rebecca Hardin Davis's novel "Paul Bra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Restore a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recorded by a conscience knowledge woman recorded by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 tradition, corrected people's profound prejudice for women's writing, reflecting on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women's writing in a relatively cultural perspective, observing the survival of contemporary women and the survival of contemporary women and the survival of contemporary women. The situation of life provides a new field of vision and research path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emale writers.

[Keywords] "Paul Bollek"; Rebecca Hardin Davis; Ecological Feminism

《保罗·布勒克尔》(Paul Blecker, 1863)是丽贝卡·哈丁·戴维斯于美国内战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作为内战的目击者和亲历者, 戴维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记录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普通美国人、特别是身处时代漩涡中的普通女性的凄惨境遇。小说的女主人公格雷·格尼(Grey Gurney)自立自强、养育弟妹的经历, 无论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写中, 还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现实中都能引起文化和情感上的共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时代变革的路口, 逐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同时深陷于国家分裂的硝烟战火。戴维斯敏锐察觉并捕捉到了工业化和南北战争给美国普通人带来的深重灾难, 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更是无以复加。戴维斯借女主人公格雷·格尼之口表达了对美国妇女生活环境的不满和愤怒, 以及被剥夺物质情感需求的控诉。在十九世纪女性价值被严重贬抑的大环境下, 戴维斯对女性命运和女性需求的反思, 体现了早期女性主义思潮的萌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女性解放运动以前, 美国女性的命运轨迹与格雷·格尼极为相仿: 结婚才是她们唯一的生计和出路, 只有婚姻才是女性的成就; 她们鲜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更不能拥有事业和抱负。而戴维斯则犀利地指出, “每个年轻的姑娘都能找到工作, 在这个世界里为她自己赚得一个体面的位置, 而不要受错误婚姻的玷污。”由此可见戴维斯是一位具有良知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 更是一位具有超前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

1 生态女性主义评述

1974年,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奥波尼在其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中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écologique féminisme)一词,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的结合体, 也是女性主义研究和生态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强调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 将保护生态环境与寻求男女平等结合在一起, 对“父权制”的世界观进行批判, 倡导建立

一种男人和女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卡伦·沃伦(Karen Warren)指出,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术语, 包括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 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 社会的生态女性主义等等。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有不同的思想流派, 但它们的核心观点都是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 它们的核心精神和中心议题都是对长期统治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思想体系的反对。^[1]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独特的切入视角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 它关注到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的天然且必然的联系和命运,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的问题域, 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化途径。

在传统的二元对立体系中, 女性和自然都成为男权社会的“他者”, 成为男性统治的附属品。“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在展示男性压迫女性和支配自然的基础上, 对传统的男性思想和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进行批判”^[1]这正是戴维斯在《保罗·布勒克尔》中表达的观点, 通过各种人物对待自然以及对待女性的态度和行为, 具有前瞻性地表现出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与观念。

2 《保罗·布勒克尔》中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层面

生态女性主义以其独特的女性主义立场对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大多数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由于女性和自然都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 女性在精神上比男性更亲近自然, 女性的心灵也更适合思考人与自然的联系。”^[3]而正因为女性具有天生亲近大自然的能力, 这也常常成为女性幸免于男权社会的一种谋略。丽贝卡·哈丁·戴维斯在《保罗·布勒克尔》中对这一观点给予了生动的再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格雷·格尼每天傍晚都走出家门, 将养育与服侍一家人的繁杂之事抛于脑后, 暂时忘掉自己的身份, 走近纯洁而古老的大地, 在凉爽与休息中回归本真的自我。格雷认为这是她唯一的自我成长的时刻。通过欣赏夜晚绵延的牧场、群山和缓缓流淌的河水, 与大自然的亲近成为她得以存活于男权社会的一种非暴力形式。另

外,过去失败的婚姻持久地束缚着她,让她无法肆无忌惮的与心爱的保罗生活在一起,每当这种愁绪涌上心头时,她都会沿着长长的小路走近玉米地,以此排解心中的孤寂,表达被压抑的欲望。通过与溪水、苔藓等大自然景物的亲近,她会回忆起保罗对她古朴别致而又纯洁的爱以及小时候与利齐手拉手回家的场景。此刻,人与自然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这里“随心所欲,任意变化。”格蕾与自然的亲近还表现在她有意将自己的身体和大地联系起来,尽管现实中的荒野已不复存在,她却从未忘记在想象中将它复活。“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认为女性与自然的这种联系应当得到张扬,把建构和弘扬女性原则、女性精神、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2]

3 《保罗·布勒克尔》中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形象

父权制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和传统农业文明的统治下,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家庭物质生产的奉献者。生于没落的美国中产阶级,父亲沉迷于对古代生物的科学探究;家中长兄斯凯勒·格尼是个饱食终日的政治投机分子;年幼的弟弟佩恩仅仅三岁...格蕾格尼作为家中长女,承担着照料整个家庭起居的重担——做饭、缝补、种植作物、照顾弟妹,在保罗眼中,格蕾无疑是一个牺牲者。

小说中“他”这一形象第一次出现指出“他”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来源:信,爱,因此,幸福。然而格蕾对“他”的天真执着的信仰却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爱,相反,纯洁天真的格蕾却因此经历了一段令她痛苦煎熬的虚伪失败的婚姻。格蕾认为这段失败的婚姻是她一生的污点,而她将永远无法重回清白无瑕。此时的格蕾已经开始意识到失败的婚姻并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苦痛经历,而是整个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她继续说道,“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上帝的缘故。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我有着共同的婚姻经历。也许,即使我将此事向他倾诉,也无法阻止它继续发生。我想他是不会关心这种事情的。随后格蕾声泪俱下地控诉美国内战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女性的困境:她们拥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但是却始终被压抑着。她们渴望接受教育,渴望工作机会,渴望自食其力,渴望独立自主。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无法摆脱结婚这个最终命运的现实,因为婚姻是她们唯一的谋生手段。格蕾在年纪尚小时被家人卖给约翰·格尼,在约翰眼中她不过是明码标价的物品,可以随意弃置。格蕾在与约翰的婚姻中无法得到她渴望的东西,她得不到丈夫的爱,得不到一所属于她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客厅和厨房。甚至约翰在古巴欠下巨额债务后,为躲避追债制造了自己去世的假象,蓄意抛弃了格蕾。在这样的婚姻中,格蕾被视为丈夫的附属品,她的地位在本质上是从属的,被动的。

4 《保罗·布勒克尔》中生态女性主义的男性形象

小说中,保罗·布勒克尔是个热爱自然,热情洒脱,思想先进,倔强谨慎的医生。对自然的亲近和认同是保罗生态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来到格尼的家门口时,麦金斯特里上校感兴趣的是古老的堡垒,而保罗驻足之处却是屋外的花园。保罗有强烈的想感受自然的欲望,自然界的事物使他感到愉悦;处在自然中,他能够找到全部身心放松的自己。戴维斯对他的刻画中写道,“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大地充满了生机与生气,而他乐意就这样生活下去”。大地在他的眼中不

是统治掠夺的工具,而是赖以生存的家园。相比与现实生活,他更倾向于抛掉禁锢在堡垒里旧时等级观念,在自然中随性快活。对女性角色与女性价值的全新认识是保罗生态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女性,在保罗眼中,并不只是有恭敬顺从品质,繁衍后代职能的男人的欲望和行为的对象,而是一个拥有女性价值的独立的主体。因此,当格蕾口中哼歌,脚下踱步哄家中孩子睡觉的场景呈现在他眼前,“可在他的眼里,慢慢地喘着粗气的格蕾是一个牺牲者。”对待格蕾,保罗始终把她看作一位平等的恋人,他同时也不断自我改变以获得男女之间的平等。这种改变最初表现为愿意格蕾对自己的称呼由布勒克尔医生变为保罗,在他眼中这是格蕾的权力,是平等的标志。他视格蕾为未经雕刻的璞玉,是自己在世间的唯一真爱,格蕾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弥足珍贵。因此,在格蕾被婚姻的锁链和心中的信仰束缚住而无法与自己结婚时,劝说无效后,他给予了格蕾充分的尊重,让格蕾用自己的理性选择自己的命运。而书中约翰·格尼则是典型的“男权”个体,他视格蕾为捕获的小野马,享受驯服自然和女人的感觉,对格蕾和他们之间的婚姻不负责任,女性的话语权被完全剥夺。在他的意识中,自然和女性一样,都应当受男人的统治和支配。通过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表明,保罗不是典型的男权思维的化身,而是意识到女性价值的一个男性形象。

5 结语

《保罗·布勒克尔》最后描述了格蕾·格尼如愿和保罗生活在一起,而利齐没有听从麦金斯特里的“遗言”,而是做了一名歌剧演员。她挣钱养家,成全格尼的婚姻,因为她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作为丽贝卡·哈丁·戴维斯的代表作,《保罗·布勒克尔》生动地刻画了格蕾·格尼和保罗·布勒克尔等人物形象,无情地批判压迫女性和自然的男性个人主义,以及父权制社会中的两性不平等现象,表达了作者对男人与女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感的追求。“作者在小说中倾注了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注,而非仅仅思考抽象的精神,展示了拓展的、进化的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体现了了解女性与自然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从这个角度来说,戴维斯在《保罗·布勒克尔》所展现出的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对推动美国“新女性”思想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南宫梅芳,朱红梅等.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99.
- [2] 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J].外国文学研究,2008,30(1):6.
- [3] 张冬梅,傅俊.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05(2008):144-152.

作者简介:

胡珂(2000.11-),女,汉族,河南安阳人,英语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

蔡丽琼(2001.11-),女,朝鲜族,吉林延吉人,英语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

张钰婉(2001.11-)女,汉族,山东滨州人,英语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